收获

选·萃

1957-1997

B

犯人李铜钟的故事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7·沈阳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名刊文库：《收获》40年／李小林等编．-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97.10

ISBN 7-5313-1763-X

Ⅰ．名…　Ⅱ．李…　Ⅲ．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

Ⅳ．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97）第12160号

名刊文库

《收获》选萃（1957—1997）

B

春　风　文　艺　出　版　社　出　版

（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　邮政编码110001）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　　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　1/32　字数：256千字　印张：$7\frac{3}{4}$

印数：8000册

1997年8月第1版　　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洪　钧　　责任校对：马寄萍
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　　版式设计：马寄萍

ISBN 7-5313-1763-X/I·1543　　定价：16.00元

全15卷总定价：240.00元

目　　录

大墙下的红玉兰　　从维熙／1

草原上的小路　　茹志鹃／54

啊！　　冯骥才／74

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　　张一弓／132

毋忘草　　叶文玲／170

积蓄　　汪浙成　温小钰／187

双猫图　　邓友梅／203

杂色　　王　蒙／214

大墙下的红玉兰

从 维 熙

民间传说：日食是天狗想吞噬太阳的时刻；在这个时刻里，天地混沌，人妖颠倒，鬼魅横行……

如果把天狗喻为“四人帮”，在它张牙舞爪想吞掉太阳的一瞬间，在大墙下面，发生了这样一个悲恸的故事……

——摘自一个劳改工作干部的笔记

一

“你就住在这儿。”

身材结实地像树墩子一样的老犯人，指着监房大炕上约有六十公分宽的空隙，对身旁的新犯人说。这个老犯人说话的口气是严厉的，声音里虽然掺杂了老年人的沙哑，但叫人听起来，仍然像军官对士兵下着无可争辩的命令。

也许是由于老犯人冰冷而沙哑的话音，刺激了这个新犯人的中枢神经，使这个刚刚入监的“新号”，略带一点吃惊的神色回过头来；仔细地端详这个劳改犯中的带班班长：老犯人大约有五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身材长得高大魁伟，虎背熊腰。他脸膛红中透紫，颜色就像山洼里九月的山桃树皮；月牙形的扫帚眉包围着那对不大的眼睛，时而闭阖，时而张开，当他眼帘闭合时，眼圈周围的肌肉松弛下垂，显示出他已经是个老者；当他眼睛睁开时，老态顿然消失，两个微微外突的眼球闪出刀锋似的目光。

“这个家伙，一准是个杀人犯！”新犯人暗暗揣测着他的顶头上司。“看他那双眉毛，那么长，简直像个古玩店里的‘寿星佬’……”

新犯人无声的目光，马上引起老犯人的反感，他大声呼喊新犯人的名字：“葛翎！发什么愣，还不快点放下行李，跟我去领你的劳改服，上工地去打冻方！”老犯人两只不大的眼睛，瞪得溜圆，瞳孔里跳出微怒的火星。

叫葛翎的新犯人，把肩膀上草绿色军毯裹着的行囊，放在炕上，仍然有点好奇地望着这个劳改犯班长。因为他听出这个老犯人的口音，也是河北冀东人，很想再和他攀谈两句，但是，老犯人那对冒火的眼睛已经告诉他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都是属于废话了；于是他开始解行囊上的绳子。

他感到十分疲倦。押送他来劳改队的吉普车，不巧在半路上抛了锚，一个年轻的民警，伴着他徒步行走了七十多里。黄河之畔的茫茫尘沙，肆无忌惮地扑打在他的脸上，他的鼻孔、耳洼，甚至连睫毛上都蒙盖着一层黄尘，汗滴顺他脸颊上淌下来，留下的条条痕迹，就像蚯蚓爬过的沙丘那么清晰深邃，特别是汗咸板结在一起的棉裤，硬得像把三楞刮刀，磨破了他在土地改革年代留下的一个弹痕，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。送他来劳改队的年轻民警，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状态，竟充当了这个新犯人走路的拐棍，在通向劳改农场的风尘驿路上，先替他背着行囊，后又架起他的胳膊，一直快到了狱政科办公室的门口，他才把行李给这个新犯人背在肩上，并悄悄耳语了几句：“葛处长！您也许不记得我了，我在公安学校毕业时，是您在警帽上给我们别上的国徽。”他看看左右没有人，眼里忽然冒出泪花。“这个年月，您可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！”说着，把一块新手绢塞在葛翎手里：“擦擦脸上的尘土吧！您成个土人了！”

葛翎很想把年轻的公安战士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，但他看见了监狱的两扇铁门，看见铁门旁边的高大围墙，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，他怎么能使自己的感情，贻害这个年轻的公安战士呢？！

老犯人把他带进铁门，随着那两扇铁门的关闭，葛翎的心紧缩了一下，他感到他真的是一个囚徒了。历史——多么不可思议，又多么严峻无情；一个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的共产党员；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到省公安局的负责过预审和劳改工作的干部，竟然被历史的旋风卷进共产党的监狱。一个掌管国家专政工具的领导干部，瞬息之间变成了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政对象，被装进他曾多次视察过的牢房，连这个“死缓”减为有期徒刑的老犯人，都对他发号施令，对他实行专政了。

葛翎是个不爱动火气的人，但他从迈进牢房的第一秒钟，凭着一个老公安干部观察事物的锐敏，就感到了这个老犯人的潜在敌意，六十公分——比其他犯人几乎窄上一半的地盘，似乎早就给他准备好了；而且不许他喝口水喘口气，叫他马上到工地去开冻方，剥夺了一个新入监的犯人应有的整休时间。葛翎本想用党的劳改政策质问这个老犯人几句，但长途跋涉的劳累，使他不愿意再说一句话，他军毡上的行李绳没有解完，就靠着行囊闭合了双眼。

“这儿不是休养所！是劳改队！”老犯人对着葛翎吼叫起来了。

葛翎没有回答，强烈的睡眠欲望占有了他，他甚至没有擦擦脸上的泥土汗渍，便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“葛翎——”老犯人沙哑的喊声，猛然高了八度。“你刚来就怠工，会上要对你加温！”

葛翎的头歪垂下来，干裂的嘴角淌出口水；他睡熟了。

“你是哑巴？还是聋子？”老犯人索性对着他的耳朵喊叫起来。

葛翎这张被尘埃遮盖的脸，毫无反应，显然，他已经疲惫不堪，就是耳旁响起九天惊雷，也不能赶走睡魔。这，只有经过漫漫风尘驿路的跋涉者，才能理解这片刻憩睡的宝贵。

如果换另一个犯人，遇到这样的场景，也许会把葛翎垂在炕沿上的那双腿，抱起来，安详地放在炕上，给他盖上被子，叫这个“新号”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，然后，带他到监房之外的工地上，投入劳动中去；但这个长着扫帚眉，脸膛紫红的像山桃木一样的老犯人，似无这点良知，他像一个久猎未获的猎手，突然寻觅到一件最心爱的猎物那样满足，那么开心。他皱着月牙形的扫帚眉，狞视着葛翎额头上一道道皱纹，狞视着葛翎斑白的两鬓，嘴角情不自禁地浮起一丝冷笑：“你老了，我也老了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想不到在这儿又重新见面……”

其实，老犯人所以能认出三十年前这个对头冤家，并不是凭他那双鹰鹫般的锋利眼睛；按他自己的理解，这完全是一种天意支配，给他带来的这次历史性的巧遇。

今天早晨，天刚微亮，犯人的起床钟声还没响，监房笼罩在一片谧静

之中；这时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把这个犯人带班班长惊醒了，更叫他吃惊的是，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劳改队的队长，也不是狱政科的狱政干事；而是由狱政科长刚刚荣升为劳改农场政委的章龙喜，这个五短身材，脸上带着一点浅麻子的权威人物，手电筒的光没对准别人，偏偏对着他的脸。老犯人心里打了寒颤，不容他多想什么，撩开被子，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，他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，低垂着头，瓮声瓮气地问：“您……是找我？”

章龙喜经常用手势代替语言，以表示自己的威严，他用头向房外示意了一下，老犯人匆忙地穿上犯人的灰棉袄棉裤，便跟随着这个年轻的政委出了监房。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打鼓：“老天！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！政委是劳改场的头号人物，天还这么黑，找我这个劳改犯干什么？一准是我带领的犯人班里，出了大事……”老犯人想到这个，头上冒出冷汗。

谈话是在岗楼之下警卫取暖的小房子里进行的。章龙喜坐在椅子上，叫老犯人坐在远离他墙角的小板凳上。老犯人最初不敢落坐，章龙喜瞪了他一眼，老犯人才笔杆条直地坐在小凳子上。他用一双探索、恐惧的目光，望着政委，等待着响在他头顶上的霹雳。

“马玉麟！”章龙喜习惯地把尾音挑得很高，“麟”字听起来就像“银”字的声音。“你刑期还有几年？”

“八年！到一九八四年刑满！”老犯人声音颤抖得像松了股的弦子。他忽然想起应当说几句感恩戴德的话，便补充说：“……我历史上当过还乡团、红眼队，从‘死缓’改为‘有期’，我从心眼感谢政府宽大。”

“好么！应该努力争取。”章龙喜做了个肯定成绩的手势，“你们这些历史上的罪犯，应当注意政治，我考问你一下；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什么？”

老犯人想起天天报纸上刊登着向“走资派做斗争”的文章，监房里晚上读报也常常学习这些东西，便想回答：“走资派在搞复辟！”但话到嘴边卡住了，他怎么敢妄谈“走资派”，“走资派”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，……老犯人舌头一拐弯，像背书那么熟练回答说：“遵守政府法令，执行监规纪律！”

老犯人的话才落音，章龙喜刚才做手势的那只手，便狠狠拍在桌面上，一个茶杯盖被震得从杯子上掉下来，滚了几圈，从桌上滚到地上。老犯人看见章龙喜动了肝火，忙从小板凳上欠起身子，拣起那个杯子盖，颤

嗦嗦地改口说：“不！当前最大的政治，是向‘走资派’斗争！”

章龙喜脸涨得像猪肝，红得连几颗浅麻子都看不见了。要是犯人离他很近，他那只巴掌早就打在老犯人的脸上，可是犯人离他还有两米多远，他站起身粗粗喘了儿口气，只好又坐在椅子上。

老犯人吓得面色苍白，把杯子盖放在桌角，不敢再坐在小板凳上，便弓下高高的身腰，在章龙喜对面，像虾米一样低垂下头。嘴里喃喃地说：“章科长！不，章政委！‘走资派’要复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！”

章龙喜恼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扔给老犯人：“你看看，这上面是什么？”

老犯人捧到手里，看了一眼，脸色便由白而红。天哪！这是一张减刑书。上面写着：罪犯马玉麟，由于认罪守法较好，学习积极，减刑五年。下面盖着劳改农场狱政科的公章。老犯人两只手，激动地哆嗦起来，他是多么想给章龙喜跪下磕一个响头，但是，章龙喜伸出手，把这张减刑书，从老犯人手里拿了回来；老犯人先喜后惊，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像个乞丐，眼巴巴地望着又飞回到章龙喜手里那张纸片。

“你还想拿到这张减刑书吗？”章龙喜用眼角瞥着老犯人说。

“愿意。政委，我坐了二十六年牢了！”

“你政治学习不及格，回答问题吞吞吐吐。不过，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……”章龙喜沉吟了片刻，压低了他那双淡淡的眉毛，说：“看你敢不敢和‘走资派’斗争！”

“这儿都是……犯人，章政委！没有……”

“今天下午要押送一个‘走资派’来，这是个‘三料货’，既是‘走资派’，又是‘还乡团’，还是个猖狂地反毛泽东思想的‘现行反革命’——”章龙喜一口气甩出去三顶帽子。

“还乡团？”老犯人敏感地联想起自己的身份，他简直懵住了。

“他是七十年代的‘还乡团’！”章龙喜解疑地告诉老犯人说。“和你这个解放前的还乡团，打过交道，我查了你的档案，你们是老相识了，所以把他编在你的班组里。”

“他叫……”老犯人惊愕地望着章龙喜。

“葛翎。省劳改局狱政处处长，典型的‘走资派’，‘还乡团’，‘现行反革命’！”章龙喜索性向老犯人亮了底牌，挑着高高的尾音命令老犯人

说：“马玉麟！严管他的任务交给你，出了问题我担着，下去吧！”

老犯人张开的嘴巴合拢不上了，他自己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房子来的。但刚出屋子，章龙喜就追出来，把那张减刑的裁决书，交给了他。并含蓄地告诉老犯人说：“不要怕这个新‘还乡团’。你还有三年就可以刑满就业，而这个‘现反’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刑期，就意味着是无期徒刑，大墙围起来的监房就是葛翎的坟地。”章龙喜这一串话，声音虽然压得很低，灌到老犯人耳朵中去，比得上一串炸雷。他愣愣地站在那里，目送披着蓝棉大衣的章龙喜出了大铁门。

老犯人像是喝醉了酒，蹒蹒跚跚地走回监房。一路上，他强抑着这突然召见给他带来的惊喜，多少往事都被“葛翎”这个名字勾了起来：他家业的兴衰，他在解放前夕的奔逃……人世间的事真难想象，当年震响在冀东的土改工作团团长，怎么会跟他住到一间牢房里来？！而且要受他的严管？！他手里摸着的那张减刑的纸片，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，他快要出监房了，葛翎坐牢一直要坐到断了最后一口气。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……老犯人想到这里，挺直了佝偻着的身腰，顿时感到腰杆子粗了许多，像一下年轻了十几年。

世界上有一种讨厌的水生动物，叫做蚂蟥；他的本能就是靠吸吮人血养活自己。用这个动物来比喻老犯人是非常恰当的，在专政的大墙之下，慑于专政的威力，他像蚂蟥一样蜷缩起来，把它吸血的吸盘藏在腹下；一旦外力消失，它立刻像蛇蟒一样伸直了腰腿，亮出尖尖的吸盘，吸吮人的鲜红血液——何况，这个老犯人有权威人物撑腰，而来到他嘴边的正是他的对头冤家呢？！

他不想再白白浪费唾沫，用嘴来唤醒葛翎，那双扫帚眉下的小眼睛，盯在葛翎垂在炕沿上的腿腕上，他看见葛翎被板结的棉裤腿，擦破了的那块伤疤，便轻轻走过去，用那双鲶鱼头的劳改鞋，轻轻踢了一下。果然，这个办法很见效，葛翎疼痛地睁开双眼，一挺身站了起来，一边用手捂住滴血的伤口，大声地问：“这是……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小心！碰了一下！”老犯人半阴半阳地说：“不过，这也算歪打正招，喊不醒你，碰一下倒醒过来了！”

葛翎用手绢擦着因疼痛而滴落的汗水，有点被老犯人的态度激怒了：“你叫醒我干什么？典型的‘狱头’作风，要是……”葛翎本想把这句话

说完：“要是昨天，我看见你这样的狱头，马上赏你一副手铐！”还说什么呢？他今天已是个特殊的犯人了，便把后半截话吞进肚子里去。

老犯人两眼瞪得溜圆，但嘴角还挂着微笑，说：“劳改处处长！这地方是监狱，是龙你也要盘起来，是虎也得给我趴下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劳改处处长？”葛翎一怔。

老犯人一笑，两眼眯成一条缝：“忘了你坐着吉普车，来视察监狱的时候了？真是贵人多忘事！走吧！处长！引黄工程土方工地，又多了一个高等劳动力！”

葛翎再不想和这个老犯人多啰嗦了，把擦汗的手绢，往伤口一扎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跟老犯人出了监房。

片刻之后，葛翎已经穿起一身灰劳改服，劳改服的前后胸上，像运动员印着的符号那么鲜明，上边印着两个大字——劳改。

二

一九七六年的早春冷得出奇。黄河之滨的河套低洼地带，属于不爱上冻的盐碱土质，但在这年早春，居然上了大冻。

天上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，像筛面的铁丝罗一样，旋在大地的头顶上，筛下来零零落落的雪花……葛翎走出高大的狱墙，冰冷的雪花飘打在他脸上，他一连打了几个冷颤，立刻感到精神了许多。

约莫有二里多地远的盐碱滩上，巨大的引黄工程正在进行。穿着一色灰的地段，是劳改犯挖掘的地段。穿着五颜六色斑斓多彩服装的，是临近黄河各县的男女民工。葛翎对这个工程的全部情况十分熟悉，一九七五年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的时候，葛翎从五七干校调回省局原来的工作岗位上。他建议省局调动劳改场的全部劳改犯，参与这项伟大工程的开掘，叫这些犯过各种罪行的罪犯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，改造主观世界，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但他没有想到：几个月之后，他被戴上杀回来的‘还乡团’铁帽，反毛泽东思想的‘现反’钢盔，成为一个特殊的劳改犯，穿起灰衣裳来在犯人的地段，参加开掘工程。看见千军万马，熙熙攘攘的工程气势，葛翎那双一瘸一瘸的脚，马上来了力气，他走得比那个老犯人还快；把老犯人甩在身后七八米远。他很了解这个工程的深刻的意

义，引进黄河水，改造盐碱滩，这儿能开出几千亩稻田。对于造福子孙后代的活儿，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吝惜血汗？！但当他投入那灰色人流中间，拿起一把丁字镐，准备打冻时，老犯人攥住他的手腕，并冷峻地对他说：“劳动有分工，你的任务不是用镐刨这层冻土。”他把下巴朝两边高高的堤坝伸了伸。“你的分工是抬泥，明白了吗？”

这是一条U字形引水大渠，宽二十米，犯人们用抬筐把渠心的泥土，像蚂蚁搬家那样在往两旁高堤上抬，年轻力壮的犯人，在寒风中光着脊梁，嘴里叫着号子，沿着60°度的倾斜土坡，抬着帆布做成的泥兜，向高堤上登攀。年纪大一点的老犯人，有的在渠心用铁锹往泥兜里装泥，有的在前边挥镐打地皮冻，有的在堤上平整抬上来的泥条，但是这个犯人班长，却命令葛翎去干年轻犯人干的累活。

葛翎在五七干校，劳动了好几年，一眼就看穿了老犯人心里鬼胎，这是给他面前准备了一双小鞋。葛翎虽然年过了五十五岁，并不怵脏活累活，可是他腿腕上那个伤疤正在滴血，殷红的血珠透过那层包扎的手绢，葛翎倒真真有点为难了：他该怎么回答这个挑战呢？

周围的犯人，看见班长带来一个“新号”，都停下手中锹镐，像看刚下轿的新媳妇那样盯着新来的葛翎。葛翎耳旁甚至听到了犯人的低声私语：“怎么和劳改处处长长得一个模样？！”他沉静了一下心思，不想在犯人面前流露出一丝懦弱，便扔下手中铁镐，没有弯腰去拾身边扁担，只用那只好脚的脚尖轻轻一勾，便把扁担拿在手里，喊了声：

“我和谁抬！”

虽然这纯熟的劳动动作，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硬铮铮的回答，发挥了作用。大渠工地上沉静了片刻之后，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犯人，有人朝葛翎挑起拇指，有人还喊开了：“这个‘新号’不是个雏儿，是个——”喊话的那个人，朝天空指了指。犯人们抬头一看，一只老鹰正在灰蒙蒙的飞雪天空中展翅翱翔。

有几个上岁数的犯人，为葛翎向犯人班长求情了：“马班长！‘新号’头发都白了，叫他干抬泥条的活儿——”

老犯人突然皱起那双扫帚眉，那几个为葛翎说话的犯人，立刻闭住了嘴巴；就像他两条眉毛是两把上方宝剑，对犯人们起着威慑力量，工地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老犯人向渠底吆呼道：“大龙——”

从渠底蹿上来一个赤臂露胸的汉子。他有着扇面形的宽肩，胸脯上那两块结实的肌肉，颜色就像枣木案板，紫油油地闪着亮光。这个体型简直是雕塑家难以找到的模特儿。但美中不足的一点，是大胸肌下面靠筋骨的地方，有一块细长的刀痕残疤，破坏了浑然而和谐的人体健美。他规规矩矩地向老犯人答了一声：

“有！”

“你和这个‘新号’，往堤上抬泥！”老犯人低声地下着命令。

这个壮得像公牛一样的年轻犯人，抬抬眼皮，看看他面前站住的是个满脸皱纹的老者，难为情地摇摇头，用流氓的习惯语言，对老犯人说：“怎么给我配了个‘老帽’？！”①

老犯人也选择最肮脏的字眼，回答这个年轻犯人：“真是有眼无珠，你跟我说过，你们“五龙一凤”被拘留时，有个最厉害的预审科长……你看看你对面的人是谁？”

叫大龙的年轻犯人，梗起他那粗壮的脖子，认真打量起葛翎来；葛翎也情不自禁，朝这个公牛一样的汉子望去；四只眼睛对视了足有好几秒钟。

“呵！是老‘雷子’？②”年轻的犯人那对充血的目光，望着葛翎灰棉袄上“劳改”两个紫色铅印的大字，嘴角闪出幸灾乐祸的嘲笑。

葛翎也立刻分辨出来。这个筋骨上挂着刀痕的犯人，叫俞大龙。是“五龙一凤”流氓集团的老大。五十年代末期，葛翎当时在预审处当科长，他亲自审理了这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犯罪集团，并给予了最严肃的处理，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，把他们扫进时代的垃圾箱。今天，在引黄工程的劳改工段，执行专政任务的葛翎，和被专政的俞大龙，要拿起同一条扁担，来抬同一副泥兜了，葛翎心里掠过一阵难言的痛苦，他的心在颤栗。他不害怕这个体壮如牛的流氓罪犯；在公安战线上他和这种长着犄角的动物打交道太多了。使他忧心的是站在流氓身后这个犯人班长，他用阴阴阳

① “老帽”：流氓的骂人语，意思是老年人的生殖器。

② “雷子”，为流氓对公安人员的专称。

阳的目光，阴阴阳阳的语言，像根拨火棍那样，在葛翎身旁堆着干柴，点起烈焰，似乎有一种强烈的仇恨，在老犯人的腹内翻滚奔腾，这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那几个朝葛翎伸拇指的流氓罪犯，嬉笑颜开地谩骂开了：

“看！老雷子也犯了罪！”

“这家伙审讯人时可厉害了！”

“给他点苦头尝尝！大龙——”

“夹磨夹磨这个穿官衣的雷子——”

俞大龙不眨眼皮地瞧着葛翎，脸上既无憎恨的表情，更无怜悯的神色。他一字一板地，拿腔作调地对葛翎说：“您这个从预审科科长，高升到劳改处处长的老‘雷子’，怎么也穿起我们犯人衣裳来了？您犯的什么罪？是强奸，还是诱奸，还是通奸，还是借‘雷子’的权力——”

俞大龙话还没有说完，葛翎就已忍无可忍：他真想上去给这个畜生一记耳光，可是，一个共产党员无权去打一个罪犯，何况，省局那个“造反派”头子，已经给他披上了劳改犯的灰色袈裟？！眼前，他若对俞大龙动一个指头，不但脏了自己手掌，将引起难以收拾的结局。这就像他冀东老家的传统戏——驴皮影那样，俞大龙不过是在银幕上的影人，背后，老犯人在拉着一根根丝线。这样，不就是打了狗，便宜了主人了吗？！想到这里，他把握成拳头的手松开，招呼俞大龙说：“告诉你，葛翎没犯任何一点罪！将来你就会明白，来！咱们来抬泥吧！”

俞大龙还没说话，在犯人中惯于起哄架殃的小流氓，便喊开了：

“没犯罪，你穿什么灰棉袄？”

“这是翻案！攻击无产阶级专政！”

“这家伙是属寒鸭的，肉烂嘴不烂，大龙，给‘老帽’加点温——”

俞大龙轻蔑地往地上吐口唾沫，用脚狠狠一踩，抄起抬筐的扁担。装泥的犯人，怕葛翎肩膀经不起重压，装到合适的分量就停下了铁锨。俞大龙朝装泥的犯人骂道：“怎么不装了？‘雷子’都有铁肩旁，装不成个‘馒头’尖，晚上砸了你的饭碗，装，装——”

装泥的犯人，同情地望了望葛翎，战战兢兢地又拿起铁锨，直到把帆布泥兜装得又尖又高，一直快挨近扁担了才敢住手。工地四周投射过来无数同情的目光，葛翎知道经过政府多年改造的犯人，心里都有一把衡量是

非的尺子，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岁月，在社会的最底层，邪恶抬头，老实地接受改造的犯人噤若寒蝉，大墙之内，也笼罩上一层‘日食’的阴影。他心中感慨万分，不禁举目向工地上了望，竟看不见一个劳改队的干部，只有不远处插着的三角形小红旗，在雪花中飘飞。那儿是犯人不能超越的警戒线，几个持枪的战士在站岗值勤。

葛翎痛心地闭合了眼睛，潮湿的泪水在他眼帘里转来转去。他似乎看见专政的万里长城，砖石正在塌陷，一阵剜心的痛苦竟使他喊出一声：“干部！我们的干部哪？！”

俞大龙以为葛翎看见二百多斤的泥兜，慌了手脚，因而寻找干部，他得意地咧嘴笑着说：“甭找拐棍！干部都叫章政委叫走，学习‘反击右倾翻案风’的文件去了，马班长就是临时总管，来！抄家伙吧！”

葛翎和俞大龙抬起泥兜，沿着凹凸不平的60°度斜坡向上移动了。劳改队的工地像是变成了较力场，犯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开了锣的戏剧，也都在揣摸着这个戏的结局；无非是以俞大龙压倒了葛翎而告终，几乎没有一个犯人，相信葛翎会把小山一样的泥兜抬上去的。

但是，葛翎那双颤抖的双腿，还在支撑着，还在艰难地朝斜坡上迈步。抬前杠的俞大龙，感到头一招没有压倒葛翎，便使出第二个坏点了，他每往上迈一步，颠一下扁担，泥兜绳子便沿着光滑的扁担，往后杠滑一点，因此，还没爬到一半路程，泥兜的重量几乎都倾泻到葛翎的肩头上了，葛翎咬着牙，两腿像是筛糠一样哆嗦，特别是泥兜沿下来，不断撞击他扎着手绢的伤口，疼得他如同刀割箭穿一般，但他依然挺直腰板，不哼一声，他知道这不是一场较力，是七十年代不见硝烟的特殊战争，没有压倒顽敌的气势，还算什么共产党员？！

七八米高的斜坡，爬到五米高的地段，地上的粘泥，粘掉了他右脚上的劳改鞋，他赤着一只光脚板，继续向上迈步。他双手推着不断下滑的兜绳，感到肩疼腰酸，有几次差点被自己的腿拌倒，他暗暗对自己说：“葛翎啊！葛翎！共产党员是经过烈火冶炼的金子，在这个‘垃圾箱’里更该闪亮发光……宁叫扁担折，不能腰弓曲！”

大渠工地上响起欢呼：

“是个铁‘雷子’！”

“赛过推土机……”

“太难为这个‘新号’了！”

“嘎叭”一声，欢呼声停止了；那是抬到堤上的桑木扁担压断了，但葛翎笔直地立在大堤之上。他也不知道帽子是什么时候甩开的，头上滚落着豆粒大的汗珠；汗珠滚进眼角，淌下面颊，他用手掌抹了抹，热汗和他在茫茫驿路留在脸上的黄尘，和成了汗泥……

劳改队的工地上突然变得肃穆无声。

只有北风吹着雪花在天空中旋转飘落……

不知哪个犯人喊了一声：“‘新号’！你腿上出血了——”

葛翎这时才发现腿腕那块伤疤，被泥兜撞得破裂了，鲜红的血透出了包扎的手绢。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，蹲下身去，用手去抚摸渗血的伤口。

俗话说：“物极必反”。本来，这幕折磨共产党员的戏，到这里似乎是应当闭幕了，可是，血液里都浸透流氓素质的俞大龙，还在不依不饶。他拍拍葛翎肩膀，指指自己的肋下刀疤说：“你出这点血算什么？看我这儿，一刮刀进去，血流了半桶，我俞大龙没有皱一下眉头，接着，我还了他一刀，他就归了西天，你审讯了我，法院判我无期！正好！我一辈子就在这里滚了，咱俩订个合同吧，天天抬一根扁担，谁要含糊，谁他娘不是亲娘养的！来！接茬‘练’！”

热血撞击着葛翎的胸膛，他汗水涔涔的脸上腾起一层红晕，他抚摸着伤口的那只手，不自觉地攥成拳头，连骨指节也发出咔叭咔叭的声响，他决心替国法惩处这个流氓，就在他站起身来时，一个瘦瘦的犯人，用身子挡在葛翎和俞大龙中间。

这个犯人长得中等身材，虽然身板显得单薄干瘦，但脸上线条十分清晰，眉宇之间略带着几分书卷气质。葛翎从他脸上那副琥珀色眼镜，和棉衣新旧的程度上去推■，似乎是个刚到劳改队不久的学生。这个瘦瘦的犯人，一手拿着量土方深浅的花竿，另只手握着一个量长短的米尺；对劳改队十分熟悉的葛翎，知道这是劳改队丈量挖渠工效的统计员。

还没容这个犯人统计员开口，那个犯人班长从渠上窜到大堤上来，用警告的口气对拿皮尺花竿的犯人说：“高欣！你的任务是量各班组的工效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……”

叫高欣的犯人没有一点怒意，耸耸肩膀把花竿皮尺放在堤上：“来吧！

马班长！咱们俩抬一趟出出汗，我量土方量得冷了！”

高欣面带微笑的挑战，使老犯人的脸立刻阴冷下来，他瞪着一双不大的眼睛，反问高欣说：“你多大岁数？我都够你爷爷的岁数了！”

高欣用下巴颏朝葛翎和俞大龙一点，像个相声演员那样嬉笑颜开地说：“瞧！这不是有爷爷和孙子配对抬泥的了吗？这是谁派的？”

周围的犯人忍不住低声笑起来。

老犯人两道扫帚眉拧在一块了，正要恼羞成怒地暴跳；俞大龙为老犯人“拔冲”了，他一拉高欣胳膊，用眼角斜楞着高欣说：“你算个幺，还是算个六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”说着，他挑衅地拿起高欣的花竿，从泥窝里挑起葛翎粘掉的棉鞋，像舞台上耍飞盘那样，在半空旋转着，向高欣示威。

高欣望了望葛翎冻红的脚板，收敛了脸上的笑容，尖厉地喊道：“你放下——”

俞大龙没有把那只棉鞋放下，反而用花竿狠狠一甩，那支鲶鱼头的劳改鞋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斗，掉在渠心的泥水里，溅起的泥点，飞落到在渠心的犯人们脸上。

高欣的脸变得煞白，他没有多费唇舌，开始摘他脸上的眼镜，把眼镜装进棉衣兜里，又脱下棉袄，轻轻把棉袄放在渠边。此时，他上身只剩下一件犯人内衣——白色对襟小褂。脱了肥厚的棉袄，才显示出他结结实实的胸脯，健美灵活的身躯。站在俞大龙对面，他虽然显得比愈大龙体积要小一些，但他每个部位的腱子肉，硬得像一块一块铁疙瘩，连俞大龙也有点心里吃惊。

犯人们并不上前劝阻这场即将开始的格斗，心里反而盼着高欣能惩处一下这个劳改队里的地头蛇。犯人都知道高欣是体育学院学习三铁（铁饼，标枪，铅球）的学生，入监之前已是个出了名的运动员。一九七五年秋，他因一次扔铁饼时失手，铁饼飞出校园院墙，砸死一个在墙外玩耍的小孩。偏偏这个孩子是个“走资派”的小女儿，爸爸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，体院一个“造反派”的负责人，认为砸死一个所谓孽种，消灭了一个“黑八类”的后代，不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，亲自去找省公安局鼎鼎大名的秦副局长，以著名运动员误伤“走资派”子女为据，要求秦副局长不予逮捕，至多给予监外执行。因为政治上需要这个著名铁饼运动员，代表

体育界发表“批邓”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。秦副局长立刻应允了这个要求，批了个免于任何处分。

一条人命，只因为死者是“走资派”的女儿，判得竟然没有一个偷钱包的扒手的刑重。但是这个工人家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——共产党员高欣，听了判决之后，连夜收拾行囊，他先到女孩家里，把自己准备结婚的一点积蓄，硬留给了孩子家庭，然后给南方的未婚妻发了一封长信，叫她重新考虑她的生活道路和革命伴侣；最后背着简单的行囊来扣打公安局和法院的大门——他用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良心维护神圣的法律；准备迎接艰苦而严峻的生活。

高欣这傻子一样的痴呆行为，震惊了整个学院，对他这个行动，众说纷纭，评论不一。在那些削尖了脑袋往名利场上钻营的人看来；高欣是七十年代全中国第一号的白痴；在那些自封为最革命的人看来，这是超阶级的人性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向“造反派”的公开挑战；只有那些闭着嘴巴不讲话的人，心里暗暗敬慕高欣的崇高。高欣用实际行动，拒绝了秦副局长的“恩典”，使秦副局长勃然大怒，笔锋一转，把“误伤”改为“蓄意伤害”，把不予处理的判决，一下改为无期徒刑。在“造反派”把法律当成妓女，可以任意蹂躏的年代这个更改不要更多的法律手续，只要御用的刀笔秀才，挥动一下笔杆就是了——高欣当了无期的劳改犯，被送到黄河之滨的劳改农场。他来到劳改队时还算凑巧，秦副局长伸向劳改场的一根龙须——章龙喜正在省城忙于“造反”，没在劳改农场，高欣碰到的是，被犯人们私下称呼为路大胡子的劳改场场长路威，才免于在劳改队中，再到垃圾箱的底层。路威摸着满脸络腮胡子，听完高欣陈述自己案情之后，立刻决定叫他担任犯人中的总统计员，并亲自到仓库给他领出一身棉花最厚的劳改服，叫他整休三天才出去工作。

但是，眼前特厚的劳改服，已经被高欣脱下来，葛翎不顾伤口疼痛和那只早已被冻得麻木的脚板，上前拉住高欣的胳膊，高欣轻轻一推，把葛翎推向一边，然后握紧双拳，拉开进攻的架势。

俞大龙摆出打皮拳的护胸的姿态，等待着高欣的袭击，以表示一个够分量的大流氓，对无足轻重之辈的宽让和轻蔑。高欣毫不客气地握着的拳，伸出去的却是巴掌，以中国武术的灵活，劈头向俞大龙打来；俞大龙拨开高欣的巴掌，用连续进击的拳头，向高欣脸上猛击，高欣一连几次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